其父之女

作者: D.G. Laderoute 译者: 变幻海灵

帝国大道的某处……

当仙鹤氏族的马车吱吱呀呀地驶过大道寺练马身边时,护卫车队的他正瞥着大路两侧繁花盛开的花丛。越过役牛厚重的蹄子、吱吱呀呀的四轮马车、马车上高高堆积的谷物袋子,他眼神敏锐、双耳竖起,试着察觉他刚刚见过的一切—

练马向一侧重重一滚,那支本来应该正中他面门的箭,就狠狠插进了谷垛里面。 他翻身立起,拨出自己的两镰枪,大喝道:"伏兵!备战!"

身着破烂农夫装束的暴民从花丛中涌出。练马立刻发现自己被卷入到白刃交加的境地,面前是两个—不,三个挥舞着农具砍向他的暴民。练马发疯般地把他们的攻击打开,然后试图回击,两镰枪抡出一个带着尘土、热汗、决意和慌乱的弧—

银练闪过,一支薙刀的刀锋斩落了一个土匪,随后又是一个,都是从喉划过。练马用力剖开第三个家伙的肚子,这才有闲暇扭头看上一眼——那个身影身披暗色羽织,斗笠帽檐低垂、覆过头脸,从练马身侧冲了过去,羽织猎猎飞舞。那个身披斗篷的武士——练马依稀记得那是另一位车队的护卫——步履丝毫不停,薙刀轻轻一挥就斩杀一名敌军。几步踏过,又是一人倒地。一个接着一个。

回到车队旁,卫兵们劈斩着来袭的伏兵,坚守阵线,尝试把敌人击退。练马握着枪,紧紧追着斗篷武士向车队前部冲去,心想决不能让他的恩人落入单打独斗的窘况。他及时追上,正好看见斗篷武士和挥舞双刃的削瘦人影对峙。那人右手握着武士刀,左手一把胁差,土褐色的和服上没有任何家纹或其他纹章——这是个浪人;而且很可能就是这伙土匪的头目。

练马冲上前去,试图帮助斗篷武士—那可能也是个浪人?被金银雇佣来保护车队的佣兵?但是滴着鲜血的薙刀一横,拦住了练马的路。与此同时,斗笠下女子的声音响起,质问着土匪头目:"这支车队依律驶在帝国大道上。你怎敢袭击我们?"

浪人举起了他的大小。"这些人,他们全家,都在挨饿。车上这些粮食,更应该填饱他们的肚子,而不是送进皇帝的税衙。所以,他们只是不得已。"

"但这不是你有资格决定的事。也不能给你们今天犯下的罪有丝毫开脱。等待你们的只有以死谢罪。"

"人终有一死。"浪人回答,并摆好了架势。练马知道那架势叫做"二天",是潜龙氏族最喜好的双刀架势。练马再次试图上前,决定帮斗篷武士除掉这没有丝毫荣耀的畜生——再一次,染血的薙刀一摆,阻止了练马。这一次,薙刀的主人回过了头。

斗笠下回望着他的脸,如白瓷般熠熠生辉,雪色的头发衬出令人窒息的美貌。练马立刻认出了她,震惊地大退一步。

她是道寺萤, 仙鹤氏族的冠军, 他的主君、他的主人。练马立刻想要躬下身去, 但萤却摇了摇头。"止步, 武士, 然后后退。我对你的援手表示感谢, 但这件事我将 自己解决。"

"当一当然, 道寺大人, 如您所愿。"

他挺直身子,仍然想要和他的冠军并肩而立—即使有她的命令,而他本人也仍惊愕万分。毫无疑问她身处车队已经有些时日,却把自己裹在旅行者的伪装下。但……为何?有什么理由能让她屈尊纡贵亲手解决这个浪人杂种,这个在"天秩"中远远低于她、甚至和一条野狗并无二致的家伙?

但练马并没有资格发问, 他只是后退一步。

萤转身面向浪人,举起了手中薙刀。浪人鞠躬行礼,萤鞠躬还礼。战场沉寂了一瞬,随后浪人如同跃动火舌一般射向萤。萤跳向一旁,手中更长一筹的薙刀反抽回去,逼迫浪人半途收势。但浪人立刻重整旗鼓,闯进刀锋划出的弧。毫厘之间,萤避过了武士刀的刀锋,手臂上却被浪人的胁差划出一道浅伤。

练马屏住呼吸,下意识地迈进一步— 止步,我的武士。

练马在求战欲的刀刃上摇摆:去援助他的冠军,还是服从她的命令?紧咬住牙,他遵从了萤的命令。

浪人一记接一记猛击,但萤好似流水一样,不断移动着避开了所有攻势。然而,练马渐渐因他的冠军无法占据主动而感到绝望……直到突然地,她化身成火之轮、化身成沸腾的熔炉,却以气之轮的轻盈灵动驾驭着烈火。练马忽然意识到,萤始终在引导着她的敌人,诱出他最强的攻击,看破他的步伐和移动,这一切仅仅需要几个呼吸的时间——就是刚刚那漫长得好像几柱香的一瞬。

浪人向后退去,拼命试图抵挡回旋的薙刀。忽然,他发现一个破绽,立刻冲上前去——可惜,这是萤虚晃一招,让浪人架势不稳、步履蹒跚。萤的薙刀猛砍进他的肩膀,横拉到另一边的锁骨。浪人向后踉跄,鲜血奔涌而出,微张着嘴试图呼吸,空气却再也到不了他的肺部了。

鹤家冠军没有犹豫, 薙刀一挥, 讨取了他的首级。

练马等待着他的冠军返回休息,但她只是低头凝视着倒下的敌人。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的某处,受了比手臂更严重的伤吗?他走向萤,说道,"道寺大人,我期冀为您服务,您是否需要—"

"不,"她回答道,把血迹从薙刀上振落,随后瞥了一眼自己的伤口,"和俊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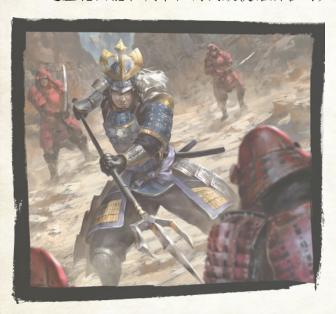
光导师学习时, 我受过比这严重得多的伤。"她看回车队, 然后转向了练马。"剩下的土匪正在逃跑。收好浪人的武器, 大道寺, 以备真正的主人索取它们。然后, 让我们回到车队的岗位上, 等着它重新前往御父居城。"

练马鞠躬。"是,道寺大人。"

他没有资格发问。然而,在接下来的旅程中,练马必须像他的冠军从未离开一步那样加倍努力。

她姐妹在皇居中的寓所,令人目眩神迷。萤看到其下的花园在这个时节无可挑剔,从粉色苔藓处伸展开来的海棠花,与紫藤的深紫与奶白色相映成趣。第一朵玫瑰即将绽放,深红与浅黄构成完美的对比。

这座花园能和城中仙鹤氏族使馆所在的知森区的同类相提并论—但也确实只是相



提并论。玫瑰之间有细微的错配,绝 大多数武士都无法发现那里的颜色有 些许不均衡。在道寺宫的幻景园,这 样的不完美从不会被容忍。但那是整 个帝国花园的典范,只会被模仿,从 不会被匹敌,即使是在这座皇城之 中……

道寺宫。萤触碰着窗棂,眼中不再是花园,而是那仙鹤氏族古老的权力宝座,坐落在日神海边的峭壁上, 白石和无尚荣光所铸的宫殿。海浪时

刻轻拍着石基, 回响着永恒而激荡的涛声—

在那座山崖上,她的母亲把她掷入海中……那些浪潮,把她淹没带走……因为她的父亲,道寺佐冷,驱使着她去面对这—

萤心绪变化,手指紧紧抓住窗棂。道寺佐冷,顽固地攫着氏族冠军的头衔,即使他已经拥有了翡翠冠军的头衔—皇帝的私人冠军,帝国军团的指挥者,以及许多资深法官的领导者。只有在他的义兄弟垣田俊望光和垣田吉的催促下,佐冷才不情愿地把仙鹤冠军之位让渡给她。可垣田佐冷,却在这个帝国最需要翡翠冠军的时候,死了。

碰撞声从背后传来, 萤向身后瞥去。在两扇相得益彰的障子门前, 道寺静江一边接着她那只叫文夫的猫, 一边无奈地看着被文夫拍到桌子上的卷轴。倚着她的长杖, 静江把卷轴放回原位, 然后飞快地扶起一旁文夫刚刚撞倒的插花。萤忍不住笑了。下

从来自香料与丝绸群岛的柚木制成的抛光地板,上到挂在墙上的一套相称的水墨画,静江的房间完美无瑕,连一支不和谐的花都不会出现。

静江的藤杖轻点,一瘸一拐地走到了窗边,和萤并肩而立。"您在看什么,道寺大人?"

萤含糊其辞。"为什么这么问?当然是花园,在太阳女神下熠熠生辉的花园。"她假装在非难,继续说道,"你没必要这么正式地叫我'大人',姐妹。在没有外人的时候别这样。"

"如果礼仪是仙鹤家侍臣骨子里刻下的东西,那在这座受人尊敬的宫殿中更应如此。无论如何……那就是您在窗外看到的一切吗?"

萤的笑容淡去,回头看向窗外,但这次她的目光掠过了花园,越过宫墙,越过宫墙外都城那些错乱的屋顶,看向遥远的长里平原那片广袤的金色。当然,她看不见和雄狮氏族持续的冲突中仙鹤氏族人流淌的鲜血,但她知道那些鲜血正在流淌,在暮春的阳光下渐渐干涸。

萤想着简单地回答"没错,就这些",但她最终摇了摇头。"不。我看到的是帝 国的动乱。"

"一次土匪的袭击,即使离帝国的都城如此之近,也很难算作'帝国的动乱'。"

萤轻触着和服的袖子,感受着在绣着白色仙鹤的灰蓝丝绸下,紧紧绑着的绷带。一个濑分家族的修验者希望劳烦水之神加速她的伤口愈合,但她拒绝了。就像她曾告诉那个想在同浪人的战斗中支援她的大道寺武士的那样,在和垣田俊望光导师—她的叔叔、她不服老的师范—的练习中她受过比这更严重的伤,也仅仅是用绷带绑好罢了。

那浪人。那个沦为罪犯、并迎来死亡的男人。

在她心中久久不散。

萤无法阻止自己理解他的情感,至少部分地理解了他。三年前,一次毁灭性的海啸摧毁了仙鹤氏族的海岸线,毁掉了氏族最富饶的土地。没人知道何时这些土地才能重新耕种,更不知何时才能恢复她所知的盛况。她的子民忍饥挨饿,但她无计可施。

静江皱眉。"您正陷入困惑之中。"

"领导土匪的浪人并非完全丧失荣誉,他只是为了让他的追随者和他们的家里人填饱肚子。所以我允许他像个武士那样战死沙场,而非像个寻常盗匪一样被处决。"

"好吧,您要详细跟我说说这件事。作为一个帝国宫廷里的说书人,我总需要新故事去说的。这个故事不止能取悦宫廷中人,更能传播你的美名。"

"说书人。" 萤摇了摇头,说道。 "无论如何,我承认一次土匪袭击完全不能预示帝国有什么灾难。但是如果那些'土匪'其实只是普通农民,只是想填饱肚子呢……" 她再次轻触伤口。 "何况饥荒不是我们面对的唯一困难。我们和雄狮氏族对暴乱都的争夺拖延日久。我必须到那里去,自己评估情况。在北方,潜龙氏族需要我们的帮助,来解决日益增长的异端教派,但我们能给他们的帮助却很少。在南方,巨蟹氏族在匠墙上艰难维持,但我们能给他们的帮助同样很少。而每一天,毒蝎氏族攫取帝国宫廷的努力就愈发见到成效……"

萤让自己停下。"除此之外,"她继续说道,"总有让帝国痛苦不堪的问题,不 是吗?或许我只是还没适应仙鹤冠军的位置。"

萤的薙刀挥完名为"一击之薙刀"的形的最后一部分,停住,恢复残心的架势。 一旁站在樱花树下的垣田俊望光点了点头,刚刚张嘴想要说些什么,道寺佐冷就打断 了他。

"很不错,我的女儿。"

萤鞠躬行礼。"谢谢,父亲大人。"

"不要谢我,"佐冷道,脸如石雕般毫无表情, "'很不错'不过是通往'完美'之路的落脚处—短暂休息的地方,绝不是重点。你,萤,看起来已经把落脚处当成你自己的家了。总有一天,你会领导我们的氏族。如果你领导得仅仅是'很不错',那你就注定失败了。"

那是……一年半以前的事情了? 仅仅几个月前, 佐冷就卸去了仙鹤冠军之位, 让 萤接替他的地位。从那以后, 她从未听到他评论过她的领导如何, 甚至连一句"还不错"都没有说过。

现在他却死了。

静江倚着她的藤杖。"请恕我无礼,"她说,"我同意,您刚刚踏上这个地位的确是一个问题。您到达此地的旅程,诚然令人兴奋,但首先—您为什么和一支车队一起旅行,而不是和您理应有的随行护卫在一起?尤其,隐姓埋名又是为了什么?"

"感谢那伙土匪,现在并不怎么隐姓埋名了。"萤轻蔑地摆了摆手,说道,"我只是想谨慎地抵达御父居城,在夸耀和祝贺把我淹没之前,能让我有些许时间尽可能地了解我父亲逝世的情况。"

"大胆,或者说鲁莽的举动。父亲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。这也是我怀疑你目的的理由。"

萤只是看着窗外。

"好吧,"静江继续,"你肯定会毫不留心地一头栽进翡翠法官们和他们的调查。翡翠冠军的死可不是一件小事。"



道寺萤 - 顽强的仙鹤氏族冠军

"或许,但那根本不重要对吗?除了接受官方早准备好的理由之外,我没有任何选择。"

静江嗤之以鼻,动手调整起窗边另一束插花。"除此之外,确实还有一些'不那么官方'的理由;其中一个就在你面前。毕竟,一个说书人最重要的技能就是聆听。"

"很好。这个不那么官方的理由说什么?"

"佐冷的死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谜团。他似乎就是……就是死了。当然,就是这 让造谣者五花八门的理由冒出头来。"

"比如说?"

"有人说仅仅是命运让他是时候回归业力轮回了。其他人的猜测则更加·····险恶。"

萤眯起了眼睛。"这不是讲你的故事的时候,静江。戏剧夸张不是必要的。"

静江笑了笑,重新仔细地整理插花。"恐怕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。无论如何,有些人猜测他的死既不是自然的,也不是意外,而现在翡翠冠军的位置正向觊觎它的人招手。"

"如果这就是法官们的发现,那就必须血债血偿。"

"我们的兄弟尤其愿意去讨。"

萤叹息。"确实。毫无疑问,桑男君不认为有必要等法官们的调查。他已经以氏族的名义宣示了血债。"

静江重新倚着藤杖。"佐冷大人是他的—我们的—父亲。我认为家族荣誉驱使着他的愤怒。"她抬起头来,"我是否能认为你也一样?"

萤扭头转向窗户。"道寺佐冷, 翡翠冠军的死, 的确是严肃的事。他的死是帝国的极大损失。如果能够证明他被谋杀, 那就必须用足够的血来偿。因此宣战也不无可能。"

她低头看向花园。"然而道寺佐冷,我们父亲的死……"她顿了一顿,盯着被木槿花环绕的锦鲤池,"或许只是正义姗姗来迟罢了。"

很长一段沉默后,静江方才说道,"我们母亲的死,到头来说是她自己的选择 __"

"一个她本不应该被迫使去做的选择。"萤厉声说道,转过身来,"父亲自己同样在峭壁上推了她一把—"

门上柔和的轻敲打断了她。静江费解地看了萤一眼,随后一瘸一拐地走向障子门。她开了门,看到一个仆人立刻鞠躬、移到一边,让另一个人进门。

当萤意识到新来人是谁时, 呼吸不禁一窒。间由史嘉智子, 翡翠帝国的皇帝顾问

一全帝国最美的女人。

艰难地抑制住笑着冲过去,紧紧拥住嘉智子的冲动, 萤只是鞠躬行礼。静江也鞠躬行礼, 但躬身更低, 和为皇帝本人提供建议的女人相比, 相称于静江的地位。

"间由史嘉智子殿,"萤说道,"真是意外之喜。因为何事,我们能有令人尊敬的皇帝顾问亲自造访的荣幸?"

嘉智子,一身深红和深黑衣服衬托出无比魅力,鞠躬还礼。"我怎能不来向光荣的仙鹤氏族冠军造访帝都表示敬意?"顿了一顿,为了向静江的插花表达敬意,她让自己的手指轻扫过一支栀子—它的花语是"秘密之恋"。"然而,有一件显著违反礼仪的事,我必须代表帝国宫廷前来道歉。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您前往御父居城的消息,即使是您已经抵达后也没有。"

"这不是值得在意的事。"萤说。

嘉智子的眼睛在环绕它们的面具下闪闪发光,小面具让她瓷器般精致的五官尽数 暴露在外,"这是荒唐之事。请放心,未来恰当的改进措施将被执行,而您将获得和 一族冠军相称的待遇。"

嘉智子每个动作都深思熟虑、精心策划,即使是在她说话时。从她行走时,令她 双腿近乎诱惑般若隐若现的和服开缝,到她微微抬起的,令肩膀恰到好处地暴露出来 的下巴,间由史嘉智子充满了诱惑——让你以为自己能更深入了解她的诱惑。

萤瞥了她的姐妹一眼。"静江桑,请恕我冒昧,能否允许我们使用你的房间一小 会儿?"

"当然, 道寺大人。这正好让我有享受落日前的花园的机会。文夫, 别打扰我们的客人。"

猫眨着眼睛看着静江, 然后把一支毛笔拍到了地上。

静江叹了一口气, 鞠躬, 走出了房间, 在她身后关上了门。

在静江走后, 萤和嘉智子之间彬彬有礼的气氛保持了一会儿, 然后同时爆发出温暖的笑。嘉智子走上前来, 把萤的手握在手心, 张开嘴想要说些什么。在她说出口前, 萤就把她拉近, 想要亲吻她……

一点迷思让她犹豫了。她的丈夫, 现在正在前往静香都, 去尽可能调查最近一次海盗的袭击, 以及海盗的头目赖朝。萤让自己停下, 仅仅是注视着嘉智子黑色的双眼。

寂静的时光匆匆而逝。我的心,萤心想……毫无疑问,嘉智子可以听到它在跳动,如此迅疾。终于,嘉智子打破了这份寂静。

"所以, 萤, 你潜入城中的真正目的是什么?" 嘉智子故意做了个夸张的怀疑表情, "你难道是在躲我吗?"

"当然不是。我只是希望有些自己的时间, 赶在躲不开的庆典像绸缎一样把我裹得喘不过来气之前。"

嘉智子松开了萤的手。"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做?"

这次轮到萤恶作剧了。她露出了一个腼腆的笑容: "好吧,与其说我要躲开你, 我更想和你度过一段宁静的时光。"

嘉智子的面具后面,眉毛抬高了。"这肯定办得到。事实上,你今晚必须接受我的邀请。我从终途之城得到了一些上好清酒,能让像仙鹤家家主这么挑剔的人也感到嫉妒。"

"我很期待。"

又是一会儿过去,嘉智子后退一步,她的表情变得更加郑重了。"虽然你潜进御父居城仅仅是为了见我的说法让我很高兴,但这也不是你如此不必要地谨慎的原因,不是吗?我认为你希望通过隐姓埋名—即使短短一段时间—来获得一些优势,调查佐冷大人之死的某些未被掩饰的真相的优势。"

"我的计划很明显……或许不是个好计划。"

"恰恰相反。如果你没有在大道上卷入和土匪的糟糕战斗的话,你大概已经侥幸 成功了。"

萤给了嘉智子,这个以"秘密的女主人"闻名的女人,一个啼笑皆非的表情。"真的?"

"一时之内。我最终会知道 这座城市发生的一切,但终究不可能立刻知道。"嘉智子的语气 变得沉重,"佐冷大人……萤, 我向你表示最深重的哀悼。他是 个伟大的人,是帝国荣耀和忠诚 的卫士。他会被铭记的。"

董想要表现得─想要试图去 ——极度悲伤,但她最终只能扭



头看向宫殿旁的屋顶。"他会被铭记的。"她最终说道。

嘉智子的眼睛因萤平淡的语气而眯了起来。"我并不是没有见过和父母关系不好的子女。但容我冒昧地说一句,佐冷大人死了,萤。我不想看到你对他的恨比他的生命更长久,至少别长的太久。"

董看向一张静江的水墨画,画的是夕阳下的层峦。"我不否认我的怨恨,但不仅 仅是怨恨。他的死带来的氛围……令人窒息。"

"啊……没错。我知道翡翠法官们在推进他们的调查。或许你的秘密潜入确实有些益处,你听到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吗?"

萤把目光转向文夫,它正趴在它刚刚弄出的一滩墨迹旁边。这可不像间由史嘉智子,萤在想也许嘉智子事实上在担忧她漏掉了什么事……或者,嘉智子也许正在担心一些本不该被发现的事情正在被发现。不过这可是嘉智子,完全无法想象她不知道翡翠法官们到现在已经发现的东西。

……有些人猜测他的死既不是自然的,也不是意外,而现在翡翠冠军的位置正向 觊觎它的人招手。

嘉智子的兄弟,破灭,渚寿路家的大名,那位毒药大师,足以让一个人简单地"就是死了"。尽管他和嘉智子间已不剩什么情谊,但他们毫无疑问地都忠于他们的氏族。

……而每一天, 毒蝎氏族攫取帝国宫廷的努力就愈发见到成效……

萤从猫身上抬起目光,看到嘉智子正在看着她。

"不,"萤最终说道。"我未曾听说什么,除了一些零散的流言蜚语。就像所有 人一样,我只能等待翡翠法官们结束他们的调查。"

一阵寂静。随后,嘉智子点了点头。"当然。在此期间,你会一直留在首都吗?"

"暂时是这样。我需要准备葬礼。我考虑过在道寺宫举办葬礼,但我想这里,御 父居城,是更合适的场合。"

"确实更加合适。如果有什么事我能帮上忙的话,就只管说。"

萤双手握住嘉智子的手。"谢谢。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"

嘉智子把另一只手放在了萤的双手上。"虽然现在我更想留下,但恐怕我有些宫 廷事宜要处理。我很期待今晚再见。"

萤只想和嘉智子多待一会儿, 但她只是点点头。"当然。"

"到那时,我会派一名随从和你细说。"嘉智子握住萤的双手。又一阵子过去,她松开双手,转向了门的防线。她和萤互相鞠躬行礼,然后离开了。

好一会儿, 萤除了盯着门以外, 什么都没有做。

最终,她回身走到了窗边。花园中的光与影随着太阳女神的移动而变幻,好像现在这是个截然不同的地方。又一次,她的目光越过了花园,投向了地平线。稻田,休耕地和荒芜……在长里平原流淌的鲜血……冲击着匠墙的黑暗力量……异端和暴乱……

如果麓雁大陆确实是翡翠帝国,那么这翡翠已经有了瑕疵——小小的裂痕将会变长,变深,变得能让整个翡翠帝国化作碎片和微尘。

